

滇西的煙雲(下)



文化什錦 斯雄

騰沖光復後，時任雲貴監察使的騰沖人、老同盟會員李根源等倡導籌建騰沖烈士陵園，並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在騰沖市疊水河畔小團坡落成，取名國殤墓園。

整個小團坡以最上方的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克復騰沖陣亡將士紀念塔為中心，呈四面八方放射狀排列，以中軸對稱線排列，左邊安葬的是二十集團軍五十三軍陣亡將士，右邊安葬的是二十集團軍五十四軍陣亡將士。每一塊碑上都刻有將士的軍銜和姓名，全部按當年的作戰方陣排列。由下往上看，正如一排排整裝待發、即將開赴前線的隊列，陣勢和氣勢肅穆震撼。一九九四年，在國殤墓園的基礎上建立「滇西抗戰紀念館」。

日軍佔領滇西後，既有李根源的《告滇西父老書》，又有騰沖縣長張問德的《答田島書》。兩篇檄文表達滇西軍民保衛滇西、驅逐日寇的決心和信心，傳誦一時。

在整個國殤墓園地勢最低處，有一圓形墓，正面立有長方形石碑，上書「倭塚」、「李根源書」。旁邊的指示碑上註明，「裏面埋葬的是侵騰日軍148聯隊長藏重康美大佐，副隊長太田大尉和桑宏大尉三具敵屍」，「就讓這些侵略者的亡魂『入土為安』，不得再逞凶禍世」。

據說，當年李根源將入侵騰沖六千多名日軍的屍體埋入亂葬崗，但依舊無法釋放當地民眾的憤怒，遂將這三名軍官的屍體捆綁雙手，朝着中國抗日將士烈士墓跪立埋下。

吉野孝公在後記中說，「在雲南的邊境地區，尚有數萬我龍兵團（駐滇西第56師團）、菊兵團（駐緬北第18師團）

的戰死者的遺骨，還埋在那兒的山嶽或曠野的土石之下，甚或沒沒於山澗的谷底。他們在寂寞地、焦慮地等待，不知何時方能回到故土。」

戰後不斷有曾經參戰的日本軍人或軍人遺屬想方設法要前往滇西祭奠亡靈，也就不奇怪了。據說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有日本商人到雲南旅遊，看到「倭塚」大驚失色，表示只要雲南地方拆除「倭塚」，願意拿出十億人民幣來投資雲南。遭堅拒，日本商人知難而退。

「當年日軍對滇西展開瘋狂的屠殺和掠奪，還投放細菌武器，這些慘痛的記憶，至今難以消散。」滇西抗戰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李根志說。

日本人如此執著地要去滇西，僅僅是為了祭奠亡靈嗎？或許另有蹊蹺。

比如，日軍第一百一十三聯隊軍旗燒毀在松山，軍旗旗冠被深埋在松山陣地上。據當時作為第一百一十三聯隊補充兵到過滇西戰場的品野實戰後所著《中日拉孟決戰揭秘——異國的鬼》記載，第一百一十三聯隊「軍旗杆上的金屬裝飾已經埋在音部山和西山陣地之間了」。第一百四十八聯隊軍旗也已在騰沖城裏焚燒，旗冠不知所終。

軍旗在日軍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有著特殊的含義。凡日軍新編成之步兵及騎兵聯隊，必由日本天皇親授軍旗。為了保護軍旗，日軍通常不顧一切。日軍陸軍軍旗木製烤漆旗杆頂部，有一個三面體鍍金大旗冠，三面均為日本天皇家族的十六瓣菊花紋浮雕家徽圖案。按日本陸軍的規定，



▲雲南騰沖國殤墓園內的中國遠征軍名錄牆。 中新網

軍旗在則編制在，軍旗丟則編制裁。按日軍戰鬥條令規定，當判斷戰局有全軍覆沒危險時，應奉燒軍旗。戰後遠征軍曾帶日俘尋找過旗冠，惜未果。二戰期間，無論是中國軍隊還是美英等國軍隊，都想努力繳獲日軍軍旗，幾無所獲。

臨離開龍陵的時候，龍陵縣文物管理所副所長饒斌很肯定地告訴我，他通過解讀各種史料和現場勘查，對日軍第一百一十三聯隊軍旗冠埋藏在松山的具體位置已基本能確定，誤差不超過二十米。

我在想，肯定還會有人惦記着這個旗冠。但滇西的煙雲似乎並未消散，在戰爭的傷痛尚未完全撫平之前，動這個尋覓的念頭，也是不合時宜的。

養寵物



柏林漫言 余逾

在柏林我們有位超級熱愛小動物的小夥伴。這是件很快樂的事情，時常可以聽她說各種寵物趣聞，看她在群裏發她的萌萌照片——從貓狗狗狗，到南美鸚鵡，甚至有誤闖到她家花園的迷你小豬。

群裏的小夥伴們都羨慕極了，看她跟大狗看日落，帶小狗開車購物，聽鸚鵡學舌，看大白鵝搖頭晃腦走路……每張照片都寫着寵物帶給她的無限喜悅。當然，這樣的喜悅也帶給了我們。大家都戲稱她是我們群的「萌主」，萌萌的主人。

不過，養這麼多寵物也難免會遇到小動物們生病讓「萌主」揪心不已，時時刻刻都要操心牠們的身心健康。是的，這可不是說着玩兒的。養這麼多小動物，柏林甚至還會有專門的動物保護協會的工作人員到家裏突擊檢查。聽她細細講述完那天動物保護組織的檢查過程，我才意識到，德國人對養寵物的標準有多高。

可能是因為得知她養的寵物多，這次浩浩蕩蕩穿着白大褂去她家的足足有十位工作人員。最開始是檢查動物的證件，疫苗紀錄，體檢紀錄，還包括對於一隻超重狗正在減肥的證明。

然後就是檢查寵物的食物。不光是看寵物們吃什麼，還要檢查包裝袋看是否過期，不同動物特別是貓狗和鳥類的食物是不能放在一起的，甚至還要詢問主人這些寵物食品是通過什麼渠道購買的……還好我們的「萌主」是

個超級擅長整理的主人，她把每隻寵物的食品都寫好寵物的名字放在不同的架子上，被問到購物渠道，她也能很快找到保留着的購物紀錄。

據說工作人員一頭霧水地看着寵物食品架上的名字，有英文名，有法文名，還有中文名和韓語名字，因為「萌主」的一隻狗是從韓國運來的，辦的韓國護照上是韓語名字。

檢查完吃的，「吃喝拉撒」的「吃」算是滿意了，「拉撒」就更具體了。工作人員會數着貓的數量檢查在多大範圍內至少需要一盆貓砂「廁所」，給狗洗澡甚至要根據狗的體型分小浴盆和大浴盆。最神奇的是，他們還檢查了是否所有的垃圾箱垃圾桶都有蓋子並且關好，洗衣機門都關好，馬桶蓋也一樣都是蓋好的。可能是擔心寵物不小心亂吃垃圾桶裏的東西，或者在馬桶裏溺水，誤跑進洗衣機出事故。真是夠細心的。

再就是測量了室內的溫度和濕度，都是非常合適的。據說濕度超過百分之六十五就屬於不合格，因為過於潮濕。工作人員還提醒「萌主」說，狗的小屋子需要在十一月前添加保暖層來保證溫暖。

工作人員對於「萌主」近乎完美的寵物之家表示滿意。最後臨走前，工作人員問了一句：「動物們喝什麼水？」「自來水，和我一樣，自來水都是可飲用的。」「我們需要一份動物喝的水的飲用水質檢報告！」

別說在現場的「萌主」了，我們光聽她講述這一番都已經覺得壓力山大，養寵物竟然要承受如此嚴格的飼養標準。只能說，德國的小動物們，真是有褔了。



維港看雲 郭一鳴

黎巴嫩在哪裏？很多人未必知道，但以黎衝突，確切說是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交火衝突的新聞，近期經常成為國際版頭條。日前在某電視台時事評論節目上，主持人劈頭就問：以色列和真主黨停火協議會成功嗎？我的回答是，隨時有變，但即使能停火幾天甚至一天，國際社會也值得去爭取。

黎巴嫩位於地中海東岸，與以色列接壤的南部地區是真主黨的勢力範圍。與伊朗同屬什葉派的真主黨與以色列早已結下深仇大恨，引發這一輪以以色列和真主黨衝突的導火線，就是真主黨武裝聲稱要支援加沙的哈馬斯，發動對以色列的導彈攻擊，而以色列則以十倍數十倍的軍事打擊施加報復，南部地區及首都貝魯特等地爆炸聲日以繼夜，包括平民婦孺在內死傷枕藉。不久前黎巴嫩發生聞所未聞的傳呼機對講機爆炸的恐怖襲擊，被指是以色列不擇手段對付真主黨。與此同時，以軍揮師攻入黎巴嫩南部，大有將黎南變成第二個加沙地帶的趨勢。這場戰爭已經迫使以色列數萬人和黎巴嫩百萬人逃離家園。日前，美國總統拜登卻突然聲稱，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已接受由美法兩國斡旋的停火協議，雙方同意永久停火。

從外界擔心以黎衝突升級，可能引爆新的中東全面大戰，到突然傳出雙方願意停火的好消息，究竟發生什麼事？主持人提問「停火真的會成功嗎？」其實是反映國際社會對停火協議普遍懷疑的態度，無論以色列還是真主黨，都是說變就變。而雙方表示願意接受這份停火協議的內容，包括以色列從黎南撤軍，真主黨必須撤出與以色列交界的南部邊界，轉移至利塔尼河（Litani River）以北（這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二〇〇六年決議案中內容），其實是各取所需。真主黨的軍火庫被以色列炸毀七七七八，元氣大傷，停火可以得到喘息和療傷機會。而另一邊廂，以色列總理

黎巴嫩在哪兒？

內塔尼亞胡坦言，與真主黨的停火協議將令以色列得以「聚焦伊朗威脅」，並讓以軍有時間重新補給，集中全力對付加沙的哈馬斯。

其實，以色列的態度背後還有另一層因素。上周四（十一月二十一日），國際刑事法庭以反人類罪和戰爭罪，下令逮捕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前防長加蘭特，以及哈馬斯領導人馬斯里。英國人早在以色列立國時已經領教過內塔尼亞胡的前輩們的血腥手段，因此第一時間支持國際法庭的裁決，一些歐盟國家也認同國際法庭的行動，換言之，如果內塔尼亞胡踏上這些國家，隨時會遭到逮捕。儘管內塔尼亞胡一向無視國際社會的譴責施壓，但這一次他不能不正視自己和以色列的國際處境，雖然以色列不是國際刑事法庭的簽約國，但內塔尼亞胡依然就該法庭的裁決提出上訴。正面回應美法的停火方案，亦不失為淡化國際刑事法庭裁決效應的一種辦法。

當然，美國的角色至關重要。拜登力推停火協議，理由非常簡單，因為卸任在即，拜登需要用這份停火協議作為自己離開白宮時留下的外交政治遺產。拜登上任先後爆發俄烏衝突和以哈衝突，以及由以哈衝突蔓延至黎巴嫩真主黨加入戰事。

由美國帶領的北約出錢出軍全力支援烏克蘭抗俄，又在瑞士舉行解決俄烏衝突的所謂國際會議，但俄烏衝突不僅沒有平息跡象，甚至有進一步升級釀成核大戰的危機。老態龍鍾的拜登不僅在應對俄烏衝突一事上暴露出無能，在以哈衝突問題上同樣表現進退失據。臨急上陣接棒參選的哈里斯最終慘敗收場，拜登當局外交無能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特朗普揆大選勝出的氣勢，任命對巴勒斯坦態度強硬的前阿肯色州州長赫克比（Mike Huckabee）為下一任駐以色列大使，可以預料，特朗普上任後，以巴局勢乃至中東局勢將會有更大變數。基於此，拜登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卸任前推動以色列和真主黨停火，算作對民主黨的支持者有所交代。

中東是一座火藥庫。過往美國為一己之私，在中東上下其手，唯恐天下不亂，一旦發生衝突即提油救火。因此，這次拜登和馬克龍聯手扮演救火角色，對於這份六十天的停火協議能否真正得到落實，甚至促成雙方永久停火，國際社會普遍懷疑態度。但即便以黎只有短暫的停火，國際社會也應該全力支持。中國外交部表示：支持一切有利於緩解緊張局勢、實現和平的努力。

和平，是人類共同的心願。



▲黎巴嫩真主黨與以色列達成停火協議當地的黎巴嫩民眾開始返回家園。



聖誕氣氛濃

近日，隨着聖誕節的臨近，香港的大街小巷洋溢着濃濃的聖誕氣氛。

香港中通社



市井萬象



自由談 李丹崖

初冬的風如拋繡花針，直溜溜朝人的褲腿裏鑽。

過了不惑之後，尤感下半身怕冷。早些年，立冬以後，仍不穿秋褲，空蕩蕩的褲管颯颯擺在北風中，年輕的腿腳依然是熱的。四十歲後，立冬未至，秋褲就要從衣櫥裏請出來穿上了。一場冬雨一場涼，一歲一歲的年紀呀，歲月不饒人。

每每過了立冬，母親都要拿出來事先準備好的乾菜，用溫水泡發了，焦乾的粉條則丟在另一個盆子裏，加入開水，依舊泡發。而後是嫩黃的薑，切絲，變了；蔥也只用蔥白，切絲，明白如話；五香粉半瓶是事先準備好的，待會，乾菜在溫水中醒來，黝黑變成了黃褐色，粉絲在開水中中場了架子，統統撈上來，切成細細的勻溜的餡料，撒上五香粉、鹽巴，用香油搭配些許豬油稍稍炒一下餡料，裝盆。

擀皮是一件靜心的活。麵團是事先醒好

寫散文與包包子

的，麵步（吾鄉把擀麵皮之前事先撒在案板上的麵粉，稱之為「麵步」，這感覺猶如舊時天子駕臨某地，要黃沙覆道。）撒好，麵團揉搓覆盤，搓成條狀，繼而剝成一個個劑子，那種兩頭尖的小擀麵杖飛速地滾動起來，麵片在擀麵杖下輪轉起來，逐漸被擀成薄片。手心拖皮，勺子取餡兒，居於皮中，四遭的皮拎起來，捏成傳統的十八個褶，中間留有圓潤的櫻桃小口狀的包子冠，或者是包子口，這樣，包子算是包成了。大火燒水，籠屉上鋪上棉紗布，把包好的包子一一請上屉，蓋上屉，當然可以是一層層的疊架籠屉，蓋蓋後，蒸上半個時辰。籠屉周遭雲蒸霞蔚，滿室生香。

立冬日的清晨，讀蘇北先生的散文，他寫北京市的蘇州街有一家「祺菜館」，即後世文人為了紀念作家汪曾祺，根據汪先生文章裏的菜譜還原，做的一家文人菜館。他開頭交代祺菜館的坐落位置（這好比包包子和麵），而後，交代了汪曾祺生平（這好似擀一張明白如話的皮），繼而詳述高郵鹹肉嫩水豆腐、清炒高郵湖水芹和蟹釀橙等諸菜（如調拌好了餡兒料），最後把祺菜館坐落

的院子氛圍交代了一下，當然是一處極為精妙的閒筆——

噢，還要說的是，這個園子原是清朝禮烈親王的老宅。它是由四個院落組成，之間由遊廊勾連，頗有點《紅樓夢》中的大觀園之遺韻。在這個園子裏用餐，既是吃飯又附帶遊了個園。一舉兩得，何樂不為？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日於京郊固安，立冬後二日。

——這就好像一隻包子提皮捏褶，題款處捏出了一個簡約的包子冠，如蓋戳，俏皮好看。

我有時候覺得寫散文和包包子竟然如此相似，萬物有靈且同理。

記得在滁州參加一個文學活動，餐敘後，蘇北先生把我叫到他的房間裏，說了他所關注到的我散文的一些看法，送了我一本他的自選集，當然要是毛筆題籤，古風備至。他說到一句關於散文的創作心得，讓我很受用：老輩人寫散文，有繁處朝簡處寫的，現如今很多散文家卻要崇尚其繁，散文嘛，還是明白如話恰好，當然意蘊要在，起筆、運筆、落筆，得自洽，文字即生香。